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品花宝鉴

下

〔清〕陈 森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書

I242

C516-2

品花宝鉴 (下)

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
珍稀文库

〔清〕陈 森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A059/10

897573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耒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耒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品花宝鉴(下) (清) 陈森 著

出 版 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◎0431-5640624

印 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◎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 张◎11.5

主 编◎耒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震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。场中定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。就是高品、春航亦未能免俗。春航初八日晚上，太睡早了，睡不着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无妨，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白白辜负了。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利名而起。”高品道：“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”春航道：“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”高品道：“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，为我起数，得《泰》卦五爻。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‘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’，你还讲甚么？且《象》辞还是‘中以行愿也’。”春航道：“可不是！”高品道：“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。你想帝乙的‘乙’字，与归妹的‘妹’字，去了‘女’字傍，不算‘乙未’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道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”春航道：“人心最灵。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，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”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是巳正时候，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，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那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“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中在三十四名。”蕙芳道：“那个姓归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”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道：“奇了！忘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！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”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；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。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勾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又放下。

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聊，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“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”蕙芳道：“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的就是了。”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。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“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，游玩的颇热闹。又是报举人的日子，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与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，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忙问道：“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，还有位田老爷也寓在寺内，可曾中么？”胡裁缝道：“我没听见说，想必也中了。”便向蕙芳说：“我的苏爷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：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，在铺子里闲着，教他作手艺，学了三四个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五十钱买糖、买果子吃，我那里养得起他。他相貌也还干净，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灵，针线学不会，戏倒学得会。如今所熟的乱弹，倒也会唱许多。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。我求你老人家行个好事，提拔提拔我，选个日子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，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。我若送他到别班里，我也心疼他年纪又小，打打骂骂

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，能够光光鲜鲜不少吃，不少穿，认得几个财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？自己又没有本钱，铺子里除了料来，来路就贵，还要替人垫钱；开出账去，人又嫌贵了，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着，五七个伙计作活，老米饭，酸菜汤，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内。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，就像作老太爷一般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好不厌烦，便道：“我将要改行不唱戏了，那里还要收徒弟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。你儿子要学戏，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，学两个月就可出台。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，还不得人家说声好。一个月花了多少钱，方买得几出戏，学他作什么？”胡裁缝尚是罗罗苏苏，好一回才去。

已是上灯时候，蕙芳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，先与高品道喜。及到了宏济寺中，却是冷清清的。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，问他，那人答应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，不晓得什么缘故？”蕙芳走到里面，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，照应他坐了，春航便触起心事来，便把棋子一掬，说：“输了，不必下了。”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问道：“卓然已高中了，怎么如此模样？”高品笑道：“中了便应该怎样？等湘帆报来再热闹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总是一样，全要中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但有些不对帐，是个江南监生。”蕙芳道：“据我看来不错的，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”高品道：“也难说，总要看了榜方作准。”春航默默不语，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。

少顷，史南湘、颜仲清闻将进来，南湘道：“贺喜的来了，快预备喜酒。媚香，你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，将吊之不暇，何贺之有？”仲清道：“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，卓然中在八十一名，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么？”高品道：“恐怕不是，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？”南湘、仲清齐道：“这是笔误，常有的事。”春航道：“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经中定了。”南湘对高品道：“你且备起晚饭来，咱们一面吃一面等，如

不来报，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？全中了，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就这么着，我也有些饿了。”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，已经安排定了，即收拾桌子，摆上饭来。南湘不准先吃饭，要陪着他饮酒。高品口内虽说疑心，心上早已欢喜，颇觉对酒开怀。春航素来洒脱，此番倒放不开心，蕙芳也与他一般。南湘道：“放心，湘帆总在五魁之内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论文了。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大排着筵宴候报，候到三更不来，也气极了。那些人看不像，也去了。到四更将要睡时，才报了来，倒是个解元。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，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？”仲清说道：“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赏了好些钱，明早他竟不来。及看榜时才晓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山太水太喜欢了半夜。”诸人借酒闲谈，到了二更以后，尚不见报来，就是史、颜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。

将要吃饭，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，倒把众人吃了一惊。听得嚷道：“田老爷大喜，中的是南元。”春航一听，喜不可言，把箸子摔过一边，连忙走出位来。蕙芳也乐不可支。诸人是皆欢喜，忙看条子是“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十三岁，江南上元县附贡生”，方才放心。报喜的讨赏钱，蕙芳带了些票子来，递给春航。春航先赏了十吊钱，道：“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领赏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，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。”高品道：“是了，你明日来。”春航乐极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来，恐怕报喜来诳他，只管发怔。蕙芳笑道：“报已报完了二百几十名，人都要疑心，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？”仲清道：“不必疑心，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门也都开了，叫你管家骑匹快马先看了榜来。我们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菜来。”春航、高品道：“甚好。”一面打发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时各人畅饮，到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到五更以

后，看榜的始回，说道：“田老爷是不错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”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，急问道：“我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一名是高品三，年四十岁，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。”高品气得发昏，说声：“呸！”那人便拿出《题名录》来，众人细细看了，果无高品在内。蕙芳笑道：“中的人我也不认得，我就晓得这两个：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叫作‘窑子归’，这三十四名归自荣就是；一个是潘三的女婿叫‘作杠化’，他老子叫花三胡子，在杠房抬杠出身，如今大发财，开了几处杠房，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是。”

高品再把第一张《题名录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‘名利’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现在你们不比别人，我对你们直讲罢：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，这个杠花就是我中的，是张仲雨的过手，明日就要讨账去了。”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几句。高品道：“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，我也有个想头在内：或者今科不当中，或者我竟能双利双收也未可知。况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，两手空空的，亦殊难堪。如今倒罢了，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，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，称娘子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。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。”春航笑道：“凭你怎样刻薄罢了。但是那一科没有些混帐人在内？焉知你下科又不与这些人作同年，倒是年丈之称，又是谁呢？”蕙芳听了好笑。仲清道：“你方才没有听见抬杠的儿子花中桂，是潘银匠的女婿吗？叙起年谊来，不是你的年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我也不与他会同年，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。”高品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？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少顷，天色大明，红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见房师，并谒座师，各人也都散了。已后会同年，请吃酒，一连忙了半个月。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，相见之后，亮功久已闻名。就是刘尚书、王阁学虽未见过春航，于他儿子们书房内见他些笔墨东西，也久已倾倒，惟恐不得其人为憾。今中了南元，十分欢喜。从此春航与文泽、王恂又成了世谊，更加亲爱。惟有孙氏昆仲颇难淡

洽，然亦不得不往来，惟淡交而已。

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金。张仲雨过手，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金，从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谢仪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；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，即在坊里当起差来。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。

春航在庙里寂寞，文泽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两处时相寄榻；又兼蕙芳照旧相陪，便安心乐意，与文泽、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闲时作些诗赋，习学殿试工夫。南湘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，已后又不写了。且按下不题。

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。那八月十四日晚，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，问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钱财事。因归自荣急欲借钱，商于大傻，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许其分用。大傻早将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，押了六百吊钱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相好，一日叙谈帐目等项，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，那个财东问起住址方向，知道就是押于他那一所，便对那人道：“这张契纸是假的。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兴盛香蜡铺作保。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，我正要找他说话，怎么又押与你了？”那人便着起急来，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。谁知大傻子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，家中用一个笨汉，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十余天，并未见着一面，大傻回来又不知道。那人情急，告了一状，送到刑部里。乌大傻子是个天文生，其祖也作过官。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，如今式微了，只剩下数顷荒田、几间破屋。幸亏契是白契，并非私造印信；大傻的堂母舅现任刑部司官，也有些照应。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，无奈契是他的，又系他出名，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，竟上了一个大当，革去天文生，限期赔偿。这也是他的晦气。

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，有个皂隶叫作陆升，与归自荣住处相近认得，那日见他报了举人，忽然想起八月十四日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乌大傻子寓里吃酒。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，怎么他不进去，又会中呢？想来想去，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见一个贴写，

叫作葛逢时，排行第六，是个绍兴朋友，极会生事的。那天是十月初三日，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，见葛贴写在里面吃茶，一边放着黄布小包。身穿贵州绸绵袍，套着玄青大褂，低着头在那里吃火烧。皂隶走近来弯弯腰，叫声：“葛先生，独自一人闲坐吗？”葛逢时见了，也照应了。陆皂隶就对面坐下，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时道：“你今日清闲，想不是值堂日子么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几天不该班。葛先生，你是忙得很，近来想也发财。你是走得起的人，即日就要补经承了，将来可肯照应我们？”葛逢时叹口气道：“老陆，你是衙门中老手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？若要想得经承，至快还得七八年，你想难不难？不比别的衙门还有些活力，这道衙门作了经承便又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作了经承到底好。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，簇崭新，风吹不动、火烧不着的一所好房子，好热车，干草黄银鬃大骡子，你瞧气色怎样光鲜，衣服怎样体面，也就罢了，将来还有个小功名。人生在世，衣食无忧，也就难得。”

葛逢时点点头，已把几个火烧吃完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可要吃点心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已吃了油炸糕？甜浆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今日难得遇见你，正好讨个教。”葛贴写道：“有甚么事难明白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，是个南边人，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，常见他出进的。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这且慢说。我问你年年下场的日子可是一定的日期，或是可以先后移改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乡试么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，初十日出来；十一日再进去，十三日出来；十四日再进去，十六日完场。这是各省一样的。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样。”陆皂隶道：“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，是什么时候点名，什么时候封门呢？”葛贴写道：“点名总在一早，到了午未时也就要封门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到十四日二更天，还有不进场的人吗？”葛贴写道：“怎么能够到二更天？今年点名极快，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子。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，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贴出的了，所以不用进去，你当他还未进场呢。”陆皂隶点头

道：“原来有这些缘故。什么叫作犯了贴例贴出来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？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。这些有毛病的卷子，就不发誊录听，就贴了出来，不要他再进去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据你说，贴出来的可会一样中么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你好明白！既贴了出来，没有完场，怎么会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儿子，也不能中的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原听得人说，不完场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，名字叫自荣，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。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。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，讲了多少话，急得什么似的。那时我却不理会。后来见他报了举人，我又不曾认错人，细细想来，他没有进场，怎么也会中呢？请教你评出个理来。”葛贴写道：“这却奇了，或者你认错了人，或是记错了日子，不要是十三晚上。”陆皂隶道：“这人虽烧了灰，也认得出来，断不会错的。至于日子，有票字为凭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，一发不会记错。你想是什么缘故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真奇了。”细细想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却不知道，他外面是极好看的，说是乌家的女婿。至于他是那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葛贴写道：“你细细访一访，如果真没有进场，这就了不得，必定有个顶名借替的了。你若访实了，歇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样。我们见景生情，大家可以发些财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贴写还了茶钱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几日，陆皂隶访得明明白白，是归自荣撵出一个奶妈子，因偷了张钱票、两样银首饰，被主人搜着了，撵了出来。归自荣那几日因城外入眼多，故躲在城里头看戏，请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瞒他们。内中有个马回子替他经手，请了一个浙江人，丁忧的廩生，许了他一千两银子，行付润笔一百两。归自荣没有钱，只付了四十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经手的马回子又从中赚了十两，那廩生仅得他三十两银子，倒替他中了一个举人。如今天天向马回子吵闹，把马回子的大门也打破了。归自荣躲在家

里再不出来，并且闹得外头有些风声了。陆皂隶从奶妈子口中，访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诉了。葛贴写便叫陆皂隶去向归自荣借一千银子，被归自荣“啐”了一脸吐沫，便一五一十嚷将出来。归自荣无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闹了一场。陆皂隶诈不动，逢人便说要告他。葛贴写与他作了一张呈子，就递在部里。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个廩生，两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审了两次，归自荣不能狡赖，只得据实供明，革去举人，监押起来，俟拿到代枪之人，再行定案。

此案一出，闹动了多少不第生监，鸣鼓而攻，并把归自荣在城外那些事情一总通出，部中看成了一个大笑话。有个老司官游戏三昧的，作了一个勘语，是一篇四六文，满城传遍。从此归自荣成了一个衣冠禽兽了。

一日，文泽的家人从外面抄了一张来送与文泽看，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里。大家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勘得归自荣，家本书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铜臭，性爱游花。浪迹都门，骗人弱息；缩头陋巷，拥彼淫娼。恣挑达于风月场中，攫钱财于鸳鸯被底。臂有肤而尽堪凿空，面无皮而岂解包羞。贪酒食之欢娱，畅烟花之撩乱。交游假托，后庭里玉树常埋；廉耻全无，前溪边秋砧又捣。既在泥涂以含垢，岂堪月窟以探香。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鳖为同气；一味狐能工媚，亦由虫自可怜。乌大傻破屋无存，尚须还债；马二回大门亦坏，遑问谢仪。效张冠而李戴，回天力于人工。夫枪替虽已鳞潜，而索贿尚多雀噪。皂隶岂知颠倒，乱吵街坊；诸生尽计阴私，纷呈词牍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断袖之余妍；重挞鞭撻，起引锥之隐痛。照例充军烟瘴，俟全案之齐拘；大书以示衣冠，泄众人之公忿。此讞！

众人看了，笑个不已。仲清道：“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若没有那皂隶一闹，又有谁人知道？此等污秽东西算个孝廉，真

辱抹杀多少人。”春航道：“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网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复不少。前日瑶卿说：我们同年与他最好，教他画画的那个南京人金粟，本是个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时寄居在某显宦家，也是自不检束，他的跟班与彼内眷有私，竟将相如文君之事，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辞出。不意这位显宦明于责人，昧于责己，怀恨在胸，借此发挥，将此君亦另案锻炼，又带累了几个名士一并斥革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”文泽道：“此等事亦不足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吴汉槎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虽经斥革，与他何损？要知如归自荣这种行为，只怕也没有了。”春航道：“难说。你看那买卖人的儿子，家人的内亲，其不通且不必论，难道也算身家清白吗？不过有幸不幸就是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史南湘的家人进来说：“请少爷回去，老爷放了道了。”南湘听了，即便辞了众人先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饬胥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随任同行，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，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

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，不是冬底，就是春初，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来不好专主，须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转来，再为定夺，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，衙门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，天气晴和，雪消风静，子玉欲访聘才，打探琴言消息。早饭后稟过萱堂，乘舆进城，行不到半里，心里忽又踌躇起来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兴，便说：“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罢。”云儿勒转马头，赶车的倒转车来，出了城，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，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。众赶车的喧嚷嚷嚷，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，与一个车相并，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，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，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，不觉一笑，宝珠问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？还到那里去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从城里回来，不到那里去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何不到我寓里谈谈，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”子玉一想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，便道：“甚好。”一边车已走开，子玉在前，宝珠在后，同到了门口下了车，宝珠让进了里面。

子玉尚是初次进来，到了内院，见正面上房三间，西间便是书斋，上悬一额是“小琅玕室”。子玉进内，觉得芳香扑鼻，不染点尘，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。桌上摆一个古铜瓶，插一枝天竹、两枝腊梅；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，皆是前人名迹，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，左边挂一个横幅，是宝珠自己的倚竹图小照；右边挂着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。你看此等名士竟遭此劫，天之妒才果如是耶！”因向宝珠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你之待此公，与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，更觉亲密，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。此等居心，尤为难得，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，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，但见宝珠默然无言，眼眶一红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

子玉因无意中数语，竟触动宝珠心事，自觉出言唐突，忙指着窗外之竹，笑道：“当岁寒时节，将此君与唐花较量，方见其潇洒自然，节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觉放心。因又道：“不觉日子这么快，转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得剑潭讲，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请我们吃喜酒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还没有定，等老人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，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？若肯在这里吃饭，我便约了香晚来，大家叙叙。”子玉踌躇道：“若吃饭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雪，你想必积了些雪水，我们何不煮雪烹茶，请了香晚来作个清谈雅会，不好吗？”宝珠笑道：“很好，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着人去邀素兰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，将茶炉搬过去，并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，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在盘内。那炉约有一尺多高，身圆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炉身两孔，炉口圆小，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瓿，又把个宜兴窑提梁

刻字大壶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，颇觉欣羨，便说道：“尚未煮茶，见了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”

说话间，素兰已到，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：“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为雅人来了，但添了我这个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，可曾会过玉依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。玉依此刻如何能出来？倒不料他安身立命竟在那一处了。”宝珠笑道：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依安身立命处，玉依之志，岂肯长受委屈的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听得待他甚好，有甚委屈处？”宝珠道：“好原好，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么样待玉依，尚不能得玉依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依出来伺候，就是勉强，叫作没有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见了我们也是生生的，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宝珠见水开了，自己于博古橱内，取出一个玉茶缸，配了四种名茶，自己亲手泡好了，把盖子盖上。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，又将开水添满茶缸，仍旧盖了。子玉道：“要你亲手自制，倒累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尝尝这茶味可好么？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，觉得清香满口，沁人心脾，都说道：“这茶好极，而且不像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：“我将各样好茶，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怪不得香美如此。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，聊以佐茶。子玉道：“倒比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。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特要去看他。已经进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，忽然不高兴起来，所以转回，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，道：“你错了，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里人是不会出门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素兰道：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吗？”子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兰笑道：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依，我

心上极恨他，及至玉依进去了，倒也不见怎样。我看其人也算个大恶，不过是个小人意见。殊不知他从前会糟蹋人，如今也受人糟蹋起来，而且以后还没脸见人。”子玉听了，十分诧异，忙问道：“有何难见人的事？”宝珠尚未知道，也问何事。素兰道：“魏聘才原不好，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难，人面兽心的多。你们真不知魏聘才宿娼，被坊官拿住送交刑部么？”子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怎么就送刑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我是听得张仲雨讲的。如今仲雨是正指挥，所以知道这事，已有四五天了。那一日魏聘才请富三爷在蓉官寓里喝酒，富三爷想起一件事来，先进城去了。聘才便不进城，叫蓉官去叫了一个媳妇，名叫玉天仙，就借蓉官寓里过夜。将近二更，尚在那里喝酒唱曲。有个吏目郁泰孙来查夜，走了进来，与聘才认识的，且同过席、听过戏的。聘才见是郁吏目便放了心，让他入座，吏目不肯，聘才便与他顽笑起来。那吏目即变转脸来，道：‘老魏，今日讲不得顽笑，你可知道公事公办么？’聘才还当他是顽笑，便也说道：‘什么公事私事，你别把坊官摆在脸上，就是都老爷挟妓饮酒也是常有的。快坐下罢。’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‘哼’了一声，说道：‘不要说是你，今日我来查夜，就是我们总宪坐在这里，我也拿得他。’话才说完，有几个兵役就拿链子出来，套上聘才，往外就拉。又有两个，一个锁了蓉官，一个锁了玉天仙。可怜魏聘才崭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们拴在车尾巴上，跟着跑。到了吏目寓处，铁面无私的讯起来。幸亏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个书办，讲了一千六百吊，写了字据，找了铺保，方开开锁。作了一套假供，魏聘才为李三才，今日蓉官留住吃饭，适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并无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杂。讯明是实，相应开释等情。”子玉道：“这已算明白了，怎么又送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闻说有位巡城都老爷，访得吏目诈赃，改供私放，把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”宝珠道：“如今魏聘才是在监里了，应该，应该。但华公子怎么不替他料理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据仲雨讲，是瞒着华公子。况且又是个假名假姓。大约脸总丢了，也不至有什么大罪。又听说魏聘才新捐了一